

雄关重楼从大汶口陶纹、帝王封禅秘册到今天的极地缆绳

一根“绳”串起6000年记忆

泰安有个鲁普耐特绳网文化科技馆。在宁静的展厅里,陈列着从新石器时代绳纹陶片到当代深海缆绳的数百件展品,全景式地展现了绳文化6000年的演进脉络。从大汶口先民手中的藤绳,到唐玄宗封禅的银绳,再到今日连接深海与星空的超高分子量纤维绳,一根绳子的传奇,仍在泰山脚下续写着新的篇章。



↑ 大汶口文化绳纹陶罐残片



↑ 鲁普耐特绳网文化科技馆展出的缆绳系泊场景

1

绳脉里的东方哲思

汉字“绳”,《说文解字》释为“索也”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引《尔雅·释训》云:“兢兢,繩繩,戒也”。道出了绳的警戒、约束之德。古人又常以材质区分绳、索:《急就篇》颜师古注曰“麻丝曰绳,草谓之索”,由麻丝绞合而成的绳,天然带着坚韧与秩序感。在

更深邃的东方哲思里,绳从不只是捆扎的器物,更是连通天地、人神交感的神秘媒介。

尤其是在泰山脚下,这座被历代帝王视为“通天之山”的圣域,绳的文化意蕴更显厚重。从上古结绳记事的传说,到封禅大典上用银绳贯连的

玉册,绳始终扮演着联结凡间与天界的象征。在这片土地上,一根绳索,就是一部用纤维书写的无字碑。这座以“绳网”为主题的科技馆,恰坐落于泰山之麓,仿佛数千年的文明纤维在此重新集结,等待后人凝视与解读。

2

蒿里山出土的封禅秘册

1931年春天,泰安蒿里山一带忽然戒备森严。时任国民党第十五路军总指挥的马鸿逵,在督建阵亡将士纪念碑时,工人们意外从五色土下掘出两只描金玉盒。玉盒开启的刹那,在场者无不惊愕,盒中整齐码放的玉册,竟是失传已久的唐玄宗与宋真宗封禅泰山时的玉牒。

每一枚玉简之上均钻有小孔,孔中依稀可辨银丝氧化后残留的暗色痕迹,那正是千余年前串联玉册的绳缕遗痕。据《新唐书·礼乐志》及历代封禅仪注记载,古代帝王封禅泰山,玉册须以金绳或银绳编连,置于玉匱之中,再以

金泥封缄,以示对天地神明的至高敬意。简册上的文字或祈求国泰民安,或告慰天地祖宗,而这些文字唯有通过那一条纤细的金银绳索,才能编连成册,呈送于苍穹之上。绳之不存,册将焉附?那条绳索,便是人间帝王与昊天上帝之间唯一的物质纽带。

马鸿逵深知此物价值,遂将玉册秘藏,后辗转延请考古学家鉴定,确认为稀世国宝。1949年马鸿逵迁居台湾,这批玉册也随之运抵海峡彼岸。他去世后,家人遵其遗愿,将两卷玉册捐入台北故宫博物院。如今,它们静静陈列于台北的展柜中,隔着玻璃望

去,玉孔深处仿佛仍回荡着泰山脚下古老的祭祀之声。那条连接天地的金银绳早已化为尘土,但它所承载的礼制精神,却如泰山一般岿然不动,无言诉说着中华绳结文化在传统礼仪中的崇高地位。

然而,封禅绳册的故事并非孤例。考诸唐代封禅仪注,玄宗东封泰山之时,不仅玉册以银绳编连,祭坛四周更以五色丝绳围护,象征东西南北中五方神圣各安其位。那条银绳串联的,不仅是玉简,更是一个庞大帝国对天地秩序的虔诚确认。绳的语义,由此从器物之“索”,升华为天道之“纲”。

3

6000年前的纤维密码

泰安与绳的故事,远不止于封禅大典。早在6500年前,大汶口文化的先民便已开始用绳来编织文明的曙光。1959年,大汶口遗址首次发掘,揭开了山东史前文明的厚重面纱。考古工作者曾在该遗址发现一尊特殊的陶鼎,其器表留有清晰可辨的绳纹——那是先民制陶时,用缠绕绳索的拍子拍打器坯所留下的印记。

这一发现的意义非同小可。绳纹,作为新石器时代陶器上最常见的纹饰

之一,曾被许多人视为纯粹的装饰。但大汶口的绳纹陶器却揭示了一个更为本质的事实:绳首先是一种工具,然后才成为一种纹样。先民们用缠绳陶拍拍打器坯,即使陶器质地密实,也将绳的纹理永久地印刻在陶器表面。那些交错纵横的绳纹,是人类第一次将纤维的力量转化为文明的印记,是实用与审美的浑然一体。

更令人惊叹的是,同类制陶技艺至今仍在山东多地民间老陶坊代代相

承。泰安本地及周边地区的陶工,仍然沿袭着先祖传下来的绳纹拍印之法。在岱岳区一位老陶工的记忆里,他的祖父、曾祖父都是用这种方法制作陶器,而他们从未读过考古报告,不知道自己手中那根粗糙的麻绳,竟与6500年前大汶口先民的智慧一脉相承。这种无言的默契,本身就是文明最朴素而有力的延续。一根简朴的绳子,就这样将数千年的时光串联在一起,把远古文明的基因不动声色地传递到今天。

4

从泰山绳脉到深海极限

如果说大汶口的绳纹印刻的是文明的初曙,那么今天泰安绳网产业的崛起,则书写着这根纤维在现代科技中的传奇新生。

在泰安,绳网制造的传统从未中断,只是换了材质,也换了使命。鲁普耐特便是这条绳脉上的当代一环。2022年,航海家翟墨完成人类首次不停靠环航北冰洋的壮举。在这次历时500余天、航程28000余海里的极限航行中,翟墨帆船所用绳索,绝大部分由鲁普耐特特制。北极海域的极端低温、浮冰撞击、风暴侵袭,对绳索的强度与耐候性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。泰山脚下的这批绳索,经受住了一切考验。当翟墨驾驶帆船穿越白令海峡的那一刻,一根绳索将泰山脚下的纤维与北极的冰海紧紧联系在了一起。

泰山脚下的绳文化,从未仅仅停留在帝王封禅与科技前沿,它更深深扎根于民间生活的土壤之中。

2008年前后,山东多个县市的“绳编技艺”相继列入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此后,济南、青岛、泰安、潍坊等市纷纷成立传承基地,不少学校也开设了绳结课程。泰安当地的老艺人至今仍能编织出数十种传统绳结纹样,每一种都承载着独特的吉祥寓意:有的寓意“五福临门”,有的象征“岁岁平安”,还有的专用于婚嫁喜事,以红绳编成同心结,寓意夫妇百年好合。

这根绳,从大汶口陶窑走来,穿过周代玉佩的组绶,系过封禅的金绳,绕进《红楼梦》里莺儿巧手打出的梅花结,至今仍在泰山脚下的村落节庆里绵延不绝。每逢春节,泰安乡间的老人们仍然习惯在门楣上悬挂红绳编成的吉祥结,以求一年平安。绳脉之上,结着泰山青烟,也结着一代代工匠灯下默默打结的身影,更结着一个古老民族凝聚延续的永恒念想。从结绳记事的远古,到现代绳网科技的坚韧,这根细细的绳索,绵绵不绝,牵引着泰山儿女回望来路,也牵引着他们走向更远的山海。

据《齐鲁晚报》